

# 狂風沙

云中岳 著



## 蒙古大夫

店伙记吓了一跳，连忙点头道：“有！有！有！那害病的少爷眉心有颗红痣，是新疆落日马场的小场主，客人你问的可是他？”

那丑怪少年嗯了声，掏出一锭约七两重的银子交给那店伙计道：“别跟那老爷子说有人问他，喏！这是给你的，等下借把铲子给我！”

店伙记接着那锭银子，乐得几乎要跪了下去，抬头一看，只见那丑怪少年站在门口，伸手在墙上画了两下，立即便闪进右边的大炕房里去了。

这店伙计见到那车把式扛着一个被包进来，赶忙将银子藏在怀里，向门外走去。

跟那车把式擦身而过，他连个招呼都没打，昂着头，忖道：“我马二顺时来运转，阿拉真神保佑今天碰上财神爷了，也变成个有钱人，怎可跟你一个车把式的相识？”

那车把式扛着一大包行李，也没在意这马二顺不理自己，匆匆往里面行去。

马二顺站在门口，只见墙上靠边角处，画着一个小小的星星，那垂下的一角还拖着一条尾巴，他哑然失笑，忖道：

“这家伙真好玩，人都这么大，还跟小孩子样，到处画些星

星、月亮、毛虫的……”

他吐吐口唾沫在手上，将那颗星擦掉，深深吸了口气，正待返身回店，眼前一花，只见一个左手持着长幡，右手提了个铜铃，背上又背着个大箱子的中年人站在店门口。

那中年人一指长幡，摇了摇铃道：“专治各类疑难杂症，小儿百病，妇人百科，包你药到病除……”

“什么？”马二顺惊道：“包你药到命除？这……”

那走方郎中脸上无肉，又瘦又长，一身风尘仆仆的样子，显然是经历过许多地方，把张马脸都晒得红红的，他一瞪眼道：“本大夫此次刚从蒙古替甜珠活佛割除疝气而来，医术通神，直追千古之扁鹊、华陀，你岂能辱及本大夫？”

马二顺被那凶样子唬得一楞，还没答话，已被那蒙古大夫一把抓住胸口，道：“你想不想赚十两银子？”

马二顺正要开口大叫，一听有银子好赚，胆子便壮了起来，道：“那里可以赚十两银子？”

那蒙古大夫把手放松，道：“听说你这儿来了个很有钱的老爷子，是不是？”

马二顺点头道：“他还有个外孙，是新疆落日马场的少主人，眉心有一颗红痣。”

“对了！”那蒙古大夫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自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塞进马二顺手心，道：“你只要劝那白眉毛胡子的老客人找大夫看病，这五两银子便是你的，等我看完病出来，你还有五两银子！”

马二顺乐得嘴都合不拢，心想：“今天果然是有财神爷找上我了，白花花的银子硬往我手里塞，嘿嘿！我马二顺明

天就买个老婆，也开个客店……”

他把银子揣进怀里，道：“大夫你请进来歇歇，小的这就去问问那老爷子。”

他兴冲冲的往里面炕房走去，站在门口唤了声道：“老爷子，小的有话禀告你老。”

“进来！”

马二顺一进房，只见那白髯的白发的老者，盘膝坐在炕上，面前摊着一张画满了黑线的羊皮，好像是什么地图。

他眼珠一转，只见那年青人依然睡在炕上，面向着里面，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

他脸上堆着笑，道：“老爷子，小的想问问您，要不要请个大夫？”

“大夫？”不老神仙吕韦化沉吟一下，道：“是你们本地的大夫吗？”

马二顺琢磨着吕韦化的意思，点头道：“是本地的大夫，他老人家可是这一带三百里以内最最有名的大夫，哪个不说他医术高明，比什么扁鹊、华陀还要行……”

他口沫四溅地道：“半年前蒙古什么甜珠活佛害了病，还特地请人来接他老人家，直到半个月前才回来……”

吕韦化笑了笑，道：“他的医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马二顺见到自己胡乱瞎吹竟然生效，又继续吹道：“当然啦，人家是十三代祖传秘方灵效如神，听说以前他的第七代祖宗还是在北京里当什么御医呢！这可没有假的……”

吕韦化暗暗好笑，付道：“百里雄风已被老夫闭住三大要穴，二条奇门经脉，我倒要看看这个什么祖传十三代的大



夫到底有没有办法医治……”

这些日子来，他为了逃过天心教的耳目，租了一辆马车，化装成一个富豪之家的老者携着病中外孙返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新疆而去。

他虽然没见到百里雄风的武功如何，但是会见到那宇文梦姊弟倒地，梁龙与之两败俱伤，心里已大约明白百里雄风的武功根底如何。

所以他连日以来，不但不替百里雄风疗伤，反而将他的穴道和经脉闭住，让百里雄风没有机会可以自疗伤势。

因为在他神智清醒的时候，他便要受着吕韦化的逼问玉石下落，然而他却从未见过有什么玉石，当然不会告诉吕韦化，而不老神仙也不会如此就放过他……

就这样停停问问，日夜赶路之下，百里雄风时时都在昏睡之中，没有一点力量可以反抗。

由于不老神仙吕韦化的应付得法，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仍以为他是个老富翁。

他是一向逍遥惯了的，那会像这次一连几天都藏在车里，烦闷的情绪使得他想要捉弄那祖传十三代的“神医”。

他得意地笑了笑，挥手道：“你就去请他来吧！”

马二顺大喜，连叩头带鞠躬的退出房门，过了不一会便将一个提着药箱的郎中请了进来。

吕韦化手托水烟袋，自炕上站了起来，只见那大夫年约四旬，长得一张马脸，偏偏颌下又留了一撮山羊胡子，鼻梁上架了副眼镜，面上赤红泛黑，真使人见了恶心。

他微一皱眉，问道：“这位就是祖传十三代的神医？请问大夫贵姓？”

那大夫道：“不敢！不敢！在下贱姓马……”

吕韦化呵呵一笑道：“怪不得这位伙计在替你吹嘘，原来你们是同宗。”

马二顺一楞，笑着道：“老爷子，小的走了！”

吕韦化等马二顺走了，细细的端详了这大夫一眼，可是确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他指一下躺在炕上的百里雄风道：“那便是老夫外孙，请大夫详细诊断一番，到底是害的什么病？”

马大夫将药箱往桌上一放，自里面拿出一个金属小盒，缓缓将盒子打开，拿出一片狭长的薄竹片，咳了声道：“医家之道，在于望、闻、问、切四大要诀。”

他走到炕边坐下来，道：“所谓望、闻、问、切，乃是观气色，听声音，问病情，切六脉，这位令孙……”

吕韦化哦了一声，只见那马大夫将百里雄风翻过身来，凝神观望，然后摇了摇头，用手一托，百里雄风的嘴张开，然后将那根竹片伸进嘴去，拨弄着舌头，点头道：“嗯！他这是着了风寒，气势郁结於内腑，以致昏睡不醒，只要施以针灸，服以舒气提神保阳蓄元之药便可痊愈，老先生请来看看他这经脉……”

吕韦化心中暗惊道：“这家伙看来其貌不扬，可是医理却倒也颇通……”

他闻声走了过去，只见那马大夫握着百里雄风脉门，道：“老先生请摸摸这条经脉，再按按他的肌肤，便知余言

之不谬也！”

吕韦化见到那条经脉突出于手腕，竟是手少阳督脉，他暗惊道：“老夫可没有点他的手少阳督脉，不知他怎会如此？”

他依言伸手一摸百里雄风手腕上那条经脉，又在肌肤上按了按。

可是他却感觉不出有何不妥当之处，正要询问大夫，突然只觉手背上皮肤痒痒的，从手指上一直蔓延开去，立即便传遍全身都是，面色顿时一变。

他闷声不吭，水烟袋倏伸而出，朝那马大夫背心“命门穴”撞去。

那马大夫身子一俯，像是要将百里雄风依旧推回炕里，轻巧地避开了这一撞。

马大夫回首一笑，道：“老先生，当今天下有一种巨毒可籍人体相传，您可知道……”

## 隔体传毒

吕韦化仅在这一会儿，便觉得肺腑之中也起了阵阵酥痒之感，与表皮的痒仿佛是相互呼应，一直痒到心底下，使他真想将心挖出来搔一搔。

那老夫微笑道：“在北天山之巅有一种“紫穗花”，而在苗疆点苍之南的峡谷里却产着一种《红筋草》，这两种药物分开来是各无毒害，可是混合起来，却会产生一种巨毒……”

他缓缓站来，道：“最可怕的是这种巨毒发出时无形无影，

非要到两种药性相合才产生反应，但是到那时也就晚了！”

吕韦化在对方说话之际，一直在运气逼开毒性，可是却是徒劳无功，那酥痒之感逐渐加重，使得他的全身都快麻木毫无知觉。

他阴阴一笑道：“老毒物，想不到你竟如此厉害，但是老夫却不明白这《籍体传毒》竟会伤害不到那小子……”

毒神祈灵灵摘下眼镜，将那片薄竹片拿在手里道：“这竹片是我浸在紫穗花汁液里三个时辰而成的，而那红筋草则就在我药箱里的金属小盒中……”

他举手在脸上抹一抹，把面上一层薄薄的皮面具剥下，笑道：“只是我在路上杀了个人，临时匆匆忙忙做成的，我还怕你会认出我，谁知道你竟真以为自己是落日马场都天神魔淳于老儿的老丈人了……”

吕韦化颓然坐倒椅上，叹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贤到底说的不错，老夫一生以手段耍弄于人，想不到到头来，自己也是丧身于别人的手段里。”

毒神祈灵灵狞笑道：“那日老夫被你暗算，现在老夫还报于你，并不过份吧？”

吕韦化摇摇头，道：“并不过份，这算得了什么呢？老夫用过的手段比这更加阴险的还多的是！只不过老夫不明白那小子为何不会中毒？这真叫我死不瞑目”

毒神祈灵灵得意地笑道：“老夫上次试过，这小子好似经过魔教《淬骨大法》，所以不畏百毒侵袭，否则老夫岂不也将那小子害死了？”

吕韦化哦了声，痛苦地垂下头。



毒神眼见吕韦化便将死去，自己便可得到那将近百年来的最大一宗宝藏和秘笈，他得意地道“现在老夫须依仗毒物，他日神功无敌天下，就不必依仗它……”

吕韦化突然抬起头来，道：“老毒物，我怕你将来还要依仗毒物……”

毒神一愣，只见吕韦化双手一挥，两道银色光芒一闪，成一个大弧，交叉向自己袭到。

“噗！”蜡烛被切断，火光一灭，室内顿时变为漆黑，这种屋子又低又小，没有烛光，伸手都不见五指。

黑暗里只听吕韦化狂笑道：“老毒物，人不可自满，得意忘形最是要不得了！”

毒神祈灵灵连环劈出三掌，将那会成弧形自动拐弯的暗器击回。

他怒骂道：“好个吕老奸，你死到临头还作困兽之斗，难道老夫我还怕了你？”

吕韦化听风声接到那两枚暗器，双手交挥，又将之掷出，他脚下一闪，挪开四步笑道：“老毒物，你可知道老夫这不老神仙的名号是谁起的吗？”

毒神也是换了个方位，沉声道：“你这老不死的，还不是逼得川西周大堡及时雨周博那老混帐当着天下武林宣布的……”

“哈哈！老毒物真有你的。”吕韦化笑道：“三十年前的旧事都记得清楚，可是你记不记得那天周博那小子过六十大寿时，四川唐门家长庙云龙那家伙送来的寿礼？”

老毒物突然怪叫道：“好啊！吕老奸，敢情那庙门解毒

圣药《七步还魂散》给你偷了来的，怪不得二十年前你中了我一记《五毒掌》没有死！”

不老神仙吕韦化笑道：“老夫是周博亲手奉送的，又何尝是偷的……”

毒神祈灵灵怪叫道：“吕老奸，那七步还魂散虽然神效，但是却不能将这无影之毒的毒性除去，你还是会随时毒发毙命！”

吕韦化乾笑道：“只要老夫现在不死，毒性稍遏一段时期，便有办法找到解药……”

毒神祈灵灵大声道：“你叛离天心教，不怕教主找你？难道白驼山主的手段你没见过？他们……”

他话未说完，“哎哟”一声，怪叫道：“吕老奸，你这是什么暗器？”

吕韦化冷笑道：“那是老夫从暹罗带回的曲棍板，我稍加改造而已，唤名《迴旋刀》！”

他抖手又是两枚“迴旋刀”掷到，道：“老夫再赏两枚给你。”

说着，他移身往炕上跃去。

四枚迴旋刀在室内交叉错乱的飞舞，风声呼呼，几乎将室内每一个角落都罩住。

毒神在黑暗中凭着风声闪挪腾跃，真是痛苦不堪，他脑海一转，突然连劈三掌，飞身跃到炕上。

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凭籍百里雄风来威胁吕韦化停手。

可是他一扑上来，却碰到一把长胡子，这才发觉吕韦化也扑上床来。

黑暗中他闷声不吭，连发五掌，猛攻而去。

吕韦化也不示弱，脚下微退，翻掌也是五掌拍出。

室内响起五声暴响，他们两人一齐后退两步，那回飞于室内的“回旋刀”因为受到向外相反飞旋的气劲，而被逼得一齐坠落下地。

毒神突然怒道：“吕老奸，那小子呢？”

吕韦化还怕这是毒神所使的诡计，默然不出一声，身形往边一移，已将半边土炕搜过了，哪儿还有百里雄风的影子？

他呆了一下，脑中转过千百个意念，大叫道：“老毒物，揭顶！”

他双袖上扬，狂飙齐飞“哗啦啦”一阵巨响，把半边屋顶都揭掉，接着又是一声大响，另外半边屋顶毒神给揭了。

满天星光洒下，将屋子里都塞得满满，可是除了他们，那百里雄风竟然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他们两人对望一眼，冷哼一声，“拍拍”连对两掌，一齐飞身跃出小屋，向着黑夜里没去。

## 龙沟奇事

夜幕刚刚张起不久，碧蓝如海的穹苍里，满布着灿烂的星光，一弯眉月正似来自梦幻的小船，载着时间的老人与满船的希望缓缓的向着中天摇去。

小城的夜来得早，接近大漠边缘，气候上也都受了大漠的影响，晚上冷得在街上找不出一条野狗的影子。

静静的夜，静静的小城，突然自一座墙角下钻出一个人

来。

他抬头望了望天空，星光照射在他身上，使他的脸孔显现出来，敢情就是黄昏时住进客店的那个丑怪少年。

他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他们若是见到我在每一个重要的地方所留下的记号，该会赶到的，他们不来，教我一个人面对着这两个高手，岂能全身而退？”

靠在墙边，他呼吸口气，忖道：“为了那冤家，说不定只好拚了！”

他身形一闪，便没入墙角边的一个大洞里。

停了约有半个时辰，只听到一声轻响，一把铁铲被抛在路上，随即便见那丑怪少年钻了出来。

他动作迅捷，俯下腰去，将一个长长的包裹给拖了出来，然后将那囊包背在背上，朝城外飞奔而去。

淡淡的一条人影掠过地面，已没入城墙的黑影下，那丑怪少年沿着城墙奔行了约三丈多远，飞身跃起，越过城墙，扑向东南方而去。

过了一个小小的山丘，背后便是一条低陷下去的深沟，好像是被人用巨斧硬生生的砍了一斧，笔直笔直的。

在那深沟旁边，一座败坏的神庙矗立着，那座神庙后还有着—株高大的仆树，向三外延伸的树枝，好似一枝巨大的伞，将星光和月亮都挡在浓密的枝叶外。

这丑怪少年在山丘上略一停留，便朝那条山沟跃去，他知道这条沟被附近的百姓称为老龙沟。

当然，由这个地名，必然会带出一段神话似的故事出

来。

——许多年以前，一条老龙自空而降，廓居于此，残害生灵。后来有一个仙人手持斩妖剑，将这条老龙斩为两截。

——因为那枝仙剑过于锋利，所以地上都现出一条长长的笔直山沟，那老龙的血流进山沟里经过许多年，也就化为泉水。

——而各地庶民也就在这山沟旁建了一座“屠龙庙”，来记祀那仙人的神迹……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许多奇妙美丽的神话相传，因为人对于自己的力量都是觉得很渺小。

山川河岳改变了一点形状，或者是有些什么超越人力范围之外发生的事，人们都会将之目为神迹。

人类的精神寄托在渺渺茫茫的神身上，以求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因为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小的，人的精神毕竟是不安的。

于是，许多的神话被人编了出来，而又流传开去，传诵于后代，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份……

那丑怪少年脑海里掠过今日午后听到附近居民说的关于老龙沟的神话，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忖道：“既然这条山沟是又长又深，我可以躲在庙里替他除去衣衫，洗去身上沾的毒……”

他眼中掠过羞怯的表情，忖道：“若是有人前来，我还可以到沟里去，谁都没法找到我……”

他主意既定，飞身往下奔去，到了树荫之下，略一停顿，然后缓步走进屠龙庙里。



这座神庙大概有数年都没人进来，连大门都已被人拆走了，里面一堆堆的马粪，还有些高粱杆，郁积成一股股的臭气。

那丑怪少年一进庙门，立即将手中火折子点燃，摇曳的火光下可见到他嫌恶的皱了皱眉。

走到庙右的侧房，他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可是当他看清楚那被自己挥掌击落地上的是几只蝙蝠，不禁为自己好笑起来。

他暗暗对自己说道：“宇文梦呀！你一向自命是女中豪杰，不畏任何危险，怎么今天却变得如此胆小起来了呢？”

她定了定神，走进屋去，只见室内蛛网尘封，地上全是堆着一堆又一堆的高粱杆和杂草，凌乱得几乎插不进足去。

她皱了皱眉，忖道：“怎么这儿如此凌乱？想必是附近的牧童在此牧羊，逢着雨天就进来歇息，以致把屋内弄得如此脏！”

摇曳的火光下，她目光扫过那些高粱杆，落在靠墙壁的一张神案上，顿时脸上泛起一丝喜色。

越过堆积于地的杂草，她走到那神案边，将挟在胁下的包裹放在神案之上。

吁了口气，她自腰囊里拿出一个折得扁扁的硬纸，略一拉伸，便将之撑开，然后将火折子点燃插在纸盒里的灯芯上。

敢情那是她行走江湖自己所做的油灯，用硬锡纸所做，下连一个贮放豆油的皮球形小囊，可以折起来的，携带甚为方便。

在微弱的灯光下，她将包裹解开，露出紧闭双目的百里雄风。

看到他那苍白的脸庞，宇文梦怜惜地道：“雄风！雄风！你是何等英雄？怎么现在却象一个婴儿样的被人戏弄于指掌之间？”

她此刻心中混杂着怜惜与怨恨的特异情绪，正是每个少女心中所相同的爱恨交加时的情绪。

可是她到底还是爱的成份占得多一点，否则不会冒那么大的危险，跋涉那么多的路程来追蹶于他。

此刻，看到百里雄风这种可怜的样子，这许多日子的辛苦与幽怨，也都化为乌有。

怔怔地凝望着他的脸孔，好一会她才深深的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冤家呀！冤家，不管你如何对我，我都不会恨你的……”

她眨了两下眼睑，抬起头来，浓密的睫毛上已挂了几颗晶莹的泪珠，使得她那丑恶的脸孔看来有柔和的美！

在神案后的神像依然静静地一动不动，积满灰尘的长髯，在灯光下看来是雪白的。

宇文梦喃喃地道：“神明在上，小女子此心唯天可表，绝非虚妄，如果我爹爹有什么对不起雄风的事，愿我能替他承担，我原是不希望与他成仇的呀……”

她也不知道百里雄风对于白驼山有何深仇大恨，但是她却抱着要解化这层仇恨的心，来做她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默默祈祷了一下，她将流在脸上的泪水擦去，自革囊里掏出一个白玉小瓶，揭开瓶塞，从里面倒出一颗丸药。

她柔声地道：“这是师父给我的一颗《大罗丸》，我留了四年之久，也舍不得服用，今天……”

她话声一顿，拍了自己的头一下，苦笑道：“他被那老鬼封住穴道，不能动弹，已经失去知觉了，你怎么还跟他说话，唉！我今天怎么啦，做事如此颠颠倒倒的！”

她探手在百里雄风身上按抚，运指察视他身上被点住的穴道。

伽音师太以拂穴手闻名于武林，宇文梦得其真传，自然深通打穴解穴之法，略一察探，她不禁恨恨地暗骂道：“好狠毒的吕老鬼，竟用出截脉封穴的手法，把他的两条巨脉全都闭住！再拖个两天，雄风非要功力全失，经脉收缩，那时……”

她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她可以知道百里雄风武功全失后会如何做——那必然是死路一条，以百里雄风的个性来说。

打了个寒噤，她瞑目运功，于刹那间，将百里雄风浑身穴道全部点遍。

灯芯渐短，火光渐弱，她浑身汗水将衣服全部浸湿，可是却依然不敢松手，右手一托百里雄风的脑后“玉枕穴”，左手迅速地敲开他的“承浆穴”，嘴含着“大罗丹”，吻着他的嘴，将丹药送过去。

此时，她已顾不得羞耻了！因为百里雄风的生命全系于这一刹那，若是有所疏忽，他体内真气不能配合经脉的拉长，必然会前功遗弃，经脉抽缩而死！

百里雄风身躯微微一动，已将那颗“大罗丹”燕下肚

去，宇文梦左手一托，立即将他的牙关合拢。

并掌如刀，她毫不停顿，砍在百里雄风肩上。

“呃——”

百里雄风痛苦地呻吟一声，醒了过来。

他急促地喘了口气，目光掠过那颓壤的屋顶，转到如豆的灯火上，然后才看到了宇文梦。

“你……”他诧异地问道：“你是谁？”

宇文梦欣喜地道：“你醒来了？”

记意里他仍然停留在吕韦化的厉声追问上，顿了一顿他问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又是谁？”

宇文梦也顾不得擦汗，一把揭开脸上戴着的面具，兴奋地道：“你看我到底是谁？”

“你……”百里雄风道：“你是宇文梦？我是你救的？”

宇文梦点头道：“你感到好一点了吗？”

百里雄风苦笑道：“浑身骨头酸痛，几乎要拆散了似的！”

宇文梦道：“这是一定的现象，你被吕韦化那老鬼闭住穴道太久了！而且还用奇毒的截脉手法，使你经脉收绪……”

百里雄风低声道：“谢谢你了！”

他黯然道：“这下把你害苦了！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宇文梦眼泛泪光道：“你不要再多说了，现在快闭目运功吧！”